

目录

第六十一回	争疑案怒批江朝宗 督义旅公推刘显世	3
第六十二回	侍宴乞封两姨争宠 轻装观剧万目评花	7
第六十三回	洪宠妃卖情庇女党 陆将军托病见亲翁	10
第六十四回	暗刺明讥冯张解体 邀功争宠川蜀麇兵	13
第六十五回	龙觐光孤营受困 陆荣廷正式兴师	16
第六十六回	埋伏计连败北军 警告书促开大会	19
第六十七回	撤除帝制洪宪销沉 帐断皇恩群姬环泣	23
第六十八回	迫退位袁项城丧胆 闹会场颜启汉行凶	27
第六十九回	伪独立屈映光弄巧 卖旧友蔡乃煌受刑	31
第七十回	段合肥重组内阁 冯河间会议南京	34
第七十一回	陈其美中计被刺 陆建章缴械逃生	38
第七十二回	好迁怒陈妻受谴 硬索款周妈生嗔	41
第七十三回	论父病互斗新华宫 托家事做完皇帝梦	45
第七十四回	殉故主留遗绝命书 结同盟抵制新政府	49
第七十五回	袁公子扶柩归故里 李司令集舰抗中央	52
第七十六回	段芝泉重组阁员 龙济光久延战祸	56
第七十七回	撤军院复归统一 开国会再造共和	60
第七十八回	举副座冯华甫当选 返上海黄克强病终	63
第七十九回	目断乡关伟人又歿 衅开府院政客交争	66
第八十回	议宪法致生内哄 办外交惹起暗潮	69
第八十一回	绝邦交却回德使 攻督署大闹蜀城	73
第八十二回	托公民捣乱众议院 请改制哗聚督军团	76
第八十三回	应电召辨帅作调人 撤国会军官甘副署	79
第八十四回	偕老友带兵入京	

叩故宫夤夜复辟	82
第八十五回 梁鼎芬造府为说客 黎元洪假馆作寓公	86
第八十六回 誓马厂受推总司令 战廊房击退辫子军	89
第八十七回 张大帅狂奔外使馆 段总理重组国务员	93
第八十八回 代总统启节入都 投照会决谋宣战	97
第八十九回 筹军饷借资东国 遣师旅出击南湘	101
第九十回 傅良佐弃城避敌 段祺瑞卸职出都	104

第六十一回

争疑案怒批江朝宗 督义旅公推刘显世

却说袁乃宽入奏新华宫，正值老袁盛怒，听了袁瑛被拘的禀报，无名火越高起三丈，顿时怒目鹰视，恨不将那爱侄乃宽，也一口儿吞他下去。乃宽瞧着，就知道另有变故，慌忙跪下磕头。老袁用足蹴着道：“你的逆子，真无法无天了。我与他有甚么冤仇，竟要害死我全家性命。”说到“命”字，便掷下一纸，又向外面指示道：“你瞧你瞧！”乃宽掉头一望，见外面堆着数十枚炸弹，复将纸面一瞧，便是那亲子寄袁世凯书，这一吓，几把乃宽的三魂六魄，统逃得不知去向，好一歇，答不出话来，仿佛是死人一般；描绘尽致。忽咬牙切齿道：“教子不严，臣侄亦自知罪了，待逆子拘到，同至陛下前请死。”老袁厉声道：“你也自知罪名么？若非念同宗情谊，管教你满门抄斩。”写尽虎威。言毕，起身入内。

乃宽此时，也不知怎样才好，转思跪在此地，也是无益，因即爬了起来，匆匆返家。一入家门，便大嚷道：“坏了，坏了，祸及全家了。”那家人莫明其妙，过来问明底细，都被他呵斥了去，自己奔入卧室，躺在床上，不知流了若干眼泪。待至晌午，妻妾们请他午餐，也似不见不闻，忽觉外面有人语道：“二少爷回来了。”他也不及问明，陡从床上爬起，趿着双履，三步两步的走了出去。既至厅前，正值袁瑛当面，他口中只说“逆子”两字，手中已伸出巨掌，向袁瑛劈面击去。袁瑛见来势甚猛，闪过一旁，巧巧巨掌落空，几乎扑跌地上，亏得仆役随着，将他扶住。只听袁瑛高声道：“要杀要剐，由我自去，一身做事一身当，与你老子何涉！”这数语，气得乃宽暴跳如雷，正要再击第二掌，那袁瑛已转身自行。乃宽忙连叫拿着，一面追出门首，但见外面立着警察数名，好几个将袁瑛拦住，又有一警吏模样，走至乃宽面前，行礼请安，复呈上名刺，由乃宽匆匆一瞧，具名是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点清警察厅长姓名，用笔不直。当下吩咐警吏道：“你休使逆子远颺，快与我送至新华宫去，我就来了。”警察诺诺连声，押着袁瑛先行。乃宽即穿好双履，趋上马车，随至新华宫来。转眼间已到宫门，见袁瑛等已是待着，当即下车跑入，突被侍卫阻住，他又吓得面如土色。进出都不得自由，无怪吓杀。但听侍卫传旨道：“今上有命，着你将令郎袁瑛，送交军政执法处便了。”乃宽不知是好是歹，只得遵旨带领袁瑛，径至军政执法处。此时处长系雷震春，闻得袁瑛拘到，即传命处内人员，把袁瑛收禁，乃父无辜，任他归去。乃宽得了此信，好似皇恩大赦，踉跄归家。放心一大半。

原来袁氏姬妾，素爱乃宽，自袁瑛发生逆案，都为乃宽捏一把冷汗，适见老袁负气入内，料他是迁怒乃宽，此时欲劝不敢，不劝又不忍，毕竟洪姨伶牙俐齿，竟挺身向前道：“陛下为了袁瑛，气坏龙体，殊属不值。他本是个无知竖子，也未敢胆大若此，据妾想来，定是受乱党唆使，想借此搅乱龙心，今已拘到，但把他收禁起来，已足断绝乱党导线。若讲到乃宽身上，想必未曾知情，陛下既待他厚恩，索性加恩到底，渠非木石，宁有不格外图报吗？”说得委婉动人。老袁佯笑道：“你敢是为乃宽做说客么？”这一语，打动洪姨心坎，几急得粉颊生红，一时说不下去。适背后有人接口道：“妾意是乃宽不当办，就是他逆子袁瑛，也不必急办。”进一步说法，比洪姨又过一筹。洪姨听着，乃是忆秦楼周氏声音，料她来作后劲，暗暗喜欢。猛闻得老袁道：“你等串同一气，来帮乃宽父子，莫非是与他同谋不成？”这句话更加沉重，几令人担当不起。那知周姨竟转动珠喉，从容答道：“妾闻雍齿封侯，汉基乃定，陛下今日，正当追效汉高，借定众心。试思陛下延期登极，无非为外交方面，借口内变，时来牵制，今云南肇乱，尚未荡平，复生宫中的变案，越加滋人口实，陛下待至何时，方得登基呢？若陛下疑妾等同谋，妾等已蒙陛下深恩，备选妃嫔，现成的富贵，不要享受，还去寻那杀头的勾当么？”语语打入老袁心坎，亏作者描绘出来。老袁听了，不禁点首，便改怒为喜道：“女苏秦，依你该如何办法？”周姨道：“妾已说过了，乃宽不当急办，袁瑛也不必急办。”伏一笔愈妙。老袁沈思一会，想不出另外妙法，竟从了女苏秦计策，转嘱左右，俟乃宽拘子到来，令他转解军政执法处，一面传语雷震春，只收禁袁瑛一人。雷震春也已喻意，所以奉旨照行。

隔了三四天，步军统领江朝宗，奉了密令，往拘沈祖宪、勾克明，密令中也不说出犯罪情由，朝宗只道他是袁瑛同党，忙带了似虎似貔的军役，跑至沈、勾两人寓中，巧巧两人俱未外出，一并捉住，并由军役严搜，查出盟单一纸，内列姓名，多系内外军政两界要人。朝宗徼功性急，查有数人寄住交通次长麦信坚宅内，便不分皂白，竟转至麦家，指名索犯。麦次长无可如何，只好令他带去。还有司法次长江庸弟尔鹞，名单上也列着，索性乘着便道，统行逮捕，一古脑儿带至步军统领衙门，亲自讯问。鹞莽可笑。沈、勾二人先行上堂，当由朝宗坐讯道：“你等为何唆使袁瑛，叫他谋为不轨？”两人莫明其妙，便向他转诘道：“江统领！你如何诬我唆使袁瑛？我等与袁瑛，简直是素不相识呢。”朝宗复掷下盟单，令他自阅。两人阅罢，递交朝宗，齐声道：“名单上列着的，统是我两人旧交，称兄道弟，联为异姓骨肉，原是有的，但并未列着袁瑛姓名，为何凭空架害？”朝宗道：“你两人的拜把弟兄，何故有这般模样多呢？”沈祖宪先冷笑道：“今上并未有旨，禁止我等交结朋友，且试问你为官多年，难道是独往独来的？平日我与你亦时常会面，彼此也称兄道弟，不过名单上面，尚未列着大名罢了。”朝宗被他一驳，不觉怒气上冲，便道：“你等藐我太甚，我且带你等至军政执法处，看你等如何答辩？”沈、勾二人又齐声道：“去便去，怕他甚么！”朝宗遂下座出堂，领着沈、勾诸人，竟至军政执法处，拜会雷震春。

这时候的雷处长，早已问过袁瑛，袁瑛供由克端主使，所有从前往来书信，也非自己手笔。这种供词，吓得震春瞠目无言，只好仍令收禁。看官曾阅过前回，克端是袁家四公子，系老袁爱妾何氏所生，面似冠玉，肤如凝脂，并且机警过人，素为老袁所爱，平时尝语人道：“此子他日，必光大袁氏门闾。”嗣是克端恃宠生骄，暗中已寓着传位思想，有时且入对老袁，诉说各弟兄短处，因此克定以下，屡遭呵责，甚至鞭挞不贷。克定正恐青宫一席，被他攘夺，所以时时戒备，平居阴蓄死士，作为护符。袁瑛出入宫中，早已瞧在眼里，此时便信口乱供，索性闹一回大乱子。幸震春颇具细心，飭令还禁，免他胡言瞎闹。新华宫内，不生喋血之祸，还亏老雷保全。正在打定主意，偏江朝宗领着若干人犯，奔至军政执法处来，两下相见，朝宗即欲将罪犯交清，归雷讯办。雷震春道：“你可曾问出主乱的人么？”朝宗就将盟单取出，作为证据。震春看了一遍，便道：“他是结盟弟兄，并不是甚么乱党，况且袁瑛姓名，并未列着，怎得牵东拉西？”朝宗道：“今上有密旨拘讯，你怎得违旨不究？”震春道：“密旨中如何说法？”朝宗道：“是从电话传来，叫我速拘沈、勾二人。”震春道：“你敢是听错了？”朝宗道：“并没有听错。”震春道：“今上既嘱你速拘两人，你拘住两人便了，为何又拘了若干名？”朝宗道：“名单上列着诸人，如何不立即往拿？否则都远颺去了。”震春微哂道：“这是你的大勋，我且不便分功。”朝宗道：“我只有逮捕权，讯办权握在你手，彼此同是为公，说什么有功不有功？”震春用鼻一哼道：“你且去奏闻今上，交我未迟。”朝宗不觉性急道：“这是关系重大的案件，你既身为处长，应该切实讯明，方好联衔奏闻，候旨处决。”震春仍是推辞，朝宗只管紧逼，顿时恼动了雷震春，拍的一掌，不偏不倚，正中江朝宗的嘴巴。不枉姓雷。朝宗吃了这个眼前亏，怎肯干休，也一脚踢将过去。以脚还拳的是少林宗派。于是拳足互加，竟在军政执法处，演出一出《王天化比武》来了。幸亏朱启钤、段芝贵相偕趋入，力为解开，朝宗尚喧嚷不休，段芝贵带劝带问道：“江宇兄！朝宗字宇澄。今上叫你传询沈、勾两人，你为何在此打架？”朝宗气喘吁吁道：“兄弟正拘到这班罪犯，要他讯办，偏他左推右诿，我只说了一两句话儿，他便给我一个嘴巴，两公到来正好，应该与评论曲直。这种大逆不道的罪犯，应否由我速拘？应否由他速办？他敢是与逆犯同谋，所以这般回护吗？”朱启钤道：“这是两案，不是一案。”朝宗闻这一语，方有些警悟起来，便道：“如何分作两案？”朱启钤道：“沈、勾一案，是为外交上泄漏嫌疑，并非与袁瑛相关。”朝宗发了一回怔，复嚷着道：“就是我弄错了，也不应敲我嘴巴。”雷震春不禁狞笑道：“我又未奉主子密令，不过据理想来，定然是不相牵连，所以劝你禀明主子，再行定夺，你偏硬要我讯办，还要唠唠叨叨，说出许多话儿，我吃朝廷俸禄，不吃你的俸禄，要你来训斥我吗？给你一掌，正是教你清头呢。”应该击掌。朝宗还要再嚷，朱、段两人，复从旁婉劝，且代雷震春陪了一个小心，朝宗方悻悻自去。剩下沈、勾等人，由段芝贵密语雷震春，嘱他略行讯问，如无实证，不如释放了案，免兴大狱。震春允诺，当即送客出门。是夕招集沈、勾等，略问数语，沈、勾两人，推得干干净净，便于翌晨释出，

只袁瑛尚在羈中，一场大狱，化作冰销，都人士纷纷疑议，莫衷一是。又越日，见《亚细亚报》载着道：

沈、勾一案，与袁四无涉，沈、勾系有人诬指其有嫌疑情事，遂行传询，并非被捕，现已讯无他，故即于昨日释出。至袁四公子，素有荒唐之目，时与刘积学相往来，其致函某将军煽乱一事，查系刘某笔迹，迨经执法访缉刘某，早已远颺。既无佐证，故政府对于袁四，亦不复究，但均与犯上作乱者不同。

《亚细亚报》，名为御用报，这种词调，为袁氏讳，已可想而知。小子已于上文中叙述大略，谅阅者自能洞悉，无俟晓晓了。总结一段。

且说云、贵两省，地本毗连，自唐继尧调镇云南，贵州亦归他兼领，只有巡按使龙建章，留任省城，实行管辖地方政务。会护军使刘显世，通好云南，联名讨袁，他得了这个风声，料想兵戈一动，危在旦夕，自己又力不能制，只好筹一离身的法子，遂电呈政府，托言归视母疾，请假三月。也是一个好法儿。偏经政府电复，责他有意规避，应付惩戒，且督令出省视师，巡按使一职，暂由刘显潜署理云云。那时龙建章已预备行装，接了复文，便将计就计，把印信交与刘显潜，自借出巡为名，竟跑出省城，飘然径去。政务厅长及黔中、镇远两道尹，闻龙出走，也相继远颺，顿时贵阳城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军警两界，合电政府暨各省，请另行召集国民会议，表决国体，袁政府不加答辨，只飭令署理巡按使刘显潜，会同护军使刘显世，派兵分防，静待援军。两刘本系弟兄，老袁此策，还想把官爵利禄，诱他归诚，显世以滇兵未到，黔兵甚孤，一时未便独立，就拍发密电到京，要求兵费三十万，情愿率兵攻滇。老袁得电后，自幸密谋已遂，竟复电允准。那知刘显世计中有计，想把袁政府的军费，取来讨袁，即以其人之财，还治其人之身。既接复音，遂按兵不动，专待军费汇来。

是时云南护国军第一梯团长刘云峰，带领第一支队长邓太中，第二支队长杨蓁，已入四川境内，川军司令伍祥祯，与滇有约，不战自退，刘军遂分两路进攻，直逼叙州。伍祥祯步步退却，眼见得叙州一城，被刘军占领了。总司令蔡锷，闻叙州已经得手，便命第四梯团长戴戡，率着步兵一营，炮兵一队，亟向贵阳进发，联络刘显世，会同北征，自率第二梯团长赵又新，第三梯团长顾品珍，随后继进。刘显世正望滇军到来，既与戴戡相晤，自然欣慰异常。可巧袁氏允准的军费，亦接连汇到，并接蔡锷军电，已至黔境威宁，于是军威既壮，声讨乃彰，当由公民一千七百余，公推刘显世为都督，宣布黔省独立。刘显世接受都督印信，布告全省道：

为布告事！迩以袁氏背叛国家，窥窃神器，逞其凶焰，举兵逼黔，我父老昆弟，愤其僭窃，痛其凶残，以大义相责，重任相托。本都督顾念国家，关怀桑梓，不忍四方豪俊，无限头颅心血铸造之邦，沦于奸人之手；重以逆军溯湘流而上，咄咄逼人，亡国破家，迫于眉睫，爰于一月二十七日，宣告独立，所有各种文告，业已印发在案。当滇省宣布罪状，唤起国民救亡之初，本都督本于个人之良心，应即立举义旗，共讨叛贼，徒以战端一启，黔当其冲，仓卒举兵，颇难运转；且意袁氏向非至愚，一经忠告，或能悔祸，故不惜双方调处，委曲求全。

何图凶心不死，逆焰愈张，曹锟等率师东下，着着进行，希图一逞。曹兵残暴，邦人所知，赣宁之役，淫掳烧杀，无所不至。倘使兵力集中，立即乘虚攻我，以达其分道进兵之计划，即令我以善意开门揖入，彼岂肯长驱直捣，进薄滇边，不疑我培其后耶？则蟠踞我城垣，迫散我军队，掳掠我金粟，荼毒我人民，城社邱墟，宁复顾惜？故无论如何，断未有逆军入境，而不糜烂地方，亦决无听其来黔，蹂躏境土之理。惟查逆军情状，多所迟回，此不第直壮曲老之势，可以预决，即就其众叛亲离言之，亦决无可畏。袁氏纵其二三鹰犬，伪造民意，帝制自为，中外同羞，天人共愤，沿江各省，相约枕戈，或以时机未熟，虚与委蛇，或与逆师杂居，尚虞投鼠，云集响应，指顾问事。袁氏亦自知罪恶通天，为众所弃，从而分调畿辅重兵，麇集大江南北，以防各省之景从，情见势绌，亡无日矣。夫顺逆既分，胜负可决，黔惟有保守疆土，整备兵戎，以待联合各省义师，共诛独夫，巩固民国，以图生存于大地而已。所有地方治安，本都督自应率属，共负完全保护之责，各色人等，务望各安本业，勿得稍事纷扰，自召虚惊。为此通令，仰各该官长等，立即出示，晓谕人民，一体知照。

布告既颁，即日委任戴戡为中华民国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联合滇军，共归蔡锷节制，率兵北伐。于是护国第一军部下，分作两翼，右翼为黔军，左翼为滇军。小子有诗咏道：

桴鼓声传远迩闻，滇黔共起讨袁军。

试看义旅联镳日，民意原来顺逆分。

滇黔既联合出兵，川湘边境，顿时大震。究竟孰胜孰败，且至下回再详。

袁氏生平，专喜秘密，故人亦即以秘密报之。袁瑛也，沈祖宪也，勾克明也，无在非以密谋报袁，转令老袁无所措手，亦只可模糊了事。江朝宗反欲张皇，而雷震春竟批其颊，雷其可为袁氏之知己乎？至若刘显世之请求军费，还而讨袁，计诚巧矣，吾谓亦从老袁处学来。袁惯以密谋餽人，人即密谋餽袁，报施之巧，无逾于此。故圣人言治国齐家，必以诚意为本云。

第六十二回

侍宴乞封两姨争宠 轻装观剧万目评花

却说滇、黔两军，联络北伐，黔军司令官戴戡，由遵义直趋重庆，驻师松坎，并遣第一团长王文华，第三团长吴嘏鸾，分攻湘境，牵制袁军。滇军总司令蔡锷，自威宁通道毕节，直达永宁。永宁为川南要塞，系四川第二师长刘存厚驻守地，刘原驻泸州，四川将军陈宦，闻刘有暗通滇军消息，特调驻永宁，至滇军一到，刘果弃了永宁，退至纳溪；途次接蔡锷来书，劝他即日起义，一同讨袁，他遂自称护国军四川总司令，通电各省，声明独立情状，略云：

袁氏不遵约章，悖戾民彝，昔当鼎革之时，即欲拥兵肆逞，同人本天下为公，乃概付以治权，冀其出精白不贰之忱，宏兹国脉。何图掌国以来，言夫内政，则征敛如此，言夫外交，则败辱如彼。任官吏辄引其所昵，选总统竟临之以兵；甚至立法权揽为已有，暗杀案实主其谋，妨功害能，殄民败国，综其暴戾，罄竹难书。同人惧摇国本，犹复沈吟不发，冀补救于将来，乃彼独夫天夺其魄，恣乱日厉，竟敢假民意以推翻共和，挥党徒而谋兴帝制。蝇营狗苟，上下若狂，劝进之电，出于宫闱，选举之场，设于军府，势威利诱，无丑不陈，中外腾讥，群情愤激，卒召强邻之干涉，将陷民命于沦胥。凡有血气之伦，莫不仰天兴叹，滇黔首义，一檄遥传，薄海同钦，景从恐后。存厚不敏，外审大势，内问良知，痛此危亡，中心欲裂。爰整其旅，环甲出征，联合滇黔，挥旗北伐，誓拟盟成白马，重整五色之旗，行看痛饮黄龙，一扫群凶之焰。公等或为望重当时之俊彦，或系首造民宪之元勋，同领师干，身关治乱。岂于此日，遂负初心，宁以爵赏之羁，尽入奸雄之彀？呜呼！挥戈讨逆，事不同于闯墙，拨乱扶危，义实系乎救国。倘袁氏能及时徒窜，还我共和，则本府当卷此旌旗，不为已甚，皇天后土，实式凭之。

是时防沪司令冯玉祥，正进援叙州，沪城空虚，刘存厚遂乘隙攻沪，会玉祥自叙州败还，竟率师截击，玉祥遁去，部兵多半投降。适值蔡锷部下，第二梯团支队长董鸿勋，亦率队到来，两军会合，并力攻沪，一夕即下，于是川南一带，也入护国军范围了。这是陈宦速变之力。

袁世凯本拟于阴历元旦，即阳历二月三日。或阴历正月初四日，实行登极，阴历正月初三日立春，当时有大地回春，万象更新之义，故讫吉于初四日。偏是西南警报，络绎传来，又害得踌躇莫决，暗地愁烦，每日除阅视公文外，就与几位候补妃嫔，围坐宫中，小饮解闷。各位美人儿，还道他从容寻乐，定由诸事顺手，可以指日登极，所有候补妃嫔的资格，当然好正式册封，不过同辈中共有十数人，将来沐封时，总不免有一二三等阶级，阶级一定，反致高下悬殊，令人不平，因此大家一喜一忧，各自盼望荣封，免落后人，洪、周二姨，愈加着急。无非恃宠。某夕，洪姨见老袁微醉，含着三分喜色，便乘间进言道：“陛下封赏群僚，凡各省将军巡按使，沐有五等勋爵，首列公侯，次为子男，如妾等入侍巾栉，亦已有年，独未得仰邀封典，徒令向隅。古人说的帝泽如春，还求陛下矜察！”老袁笑道：“各省将军巡按使，统是外人，不得不先行加封，免他怨望，你等是一家人，何必这般性急，待我登极后，册封未迟。”周姨向袁一笑道：“陛下此言，总不免厚外薄内呢。”一唱一和，总是二人起头。老袁也笑道：“你等要我加封，何妨自拟封号。”周姨道：“册封妃嫔，系何等大事，我等妇人女子，怎能自拟封号？就使拟议起来，得蒙陛下恩准，也不啻自封一般。试问各省将军巡按使，所有公侯伯子男荣典，还是陛下所定，还是他自行拟就，奏请陛下照封呢？若是他拟就请封，便似汉朝的韩信，请封假齐王的故事了，恐陛下未必照准，他亦未敢如此。所以妾等想沐荣封，总须陛下颁赐名位，方为正当办法。”老袁又笑道：“女苏秦又引经据典，前来辩论了。”女苏秦三字，回应前回。周姨答道：“妾据理辩论，并非为个人争此虚荣，实为全体姊妹行正名定分哩。陛下果怜妾等相随多年，俯如所请，姊妹们都尽沐隆恩，怎止妾一人被泽呢？”假公济私，娓娓动听。老袁道：“要我加封，却也不难，但须有两种分别。”周姨问两种分别的理由，老袁捻着微髭道：“有生子与不生子的分别，如已生子，应照母以子贵的古例，

加封为妃，若未曾生子，只好封作贵人罢了。”周姨听到此语，忽然变色，蛾眉渐蹙，螭领低垂，一双俏眼中，几乎要流出泪珠儿来。洪姨瞧着，已料她未曾生子，所以变喜为愁，现出许多委屈的样子，当即代作调人道：“方今时代，与往古不同，陛下亦须变通办理。妾意封妃问题，应以随侍陛下的年数为定，年份较浅，名位或稍示等差，生子不生子，似不必拘泥呢。”语至此，忽有两人起座道：“妾等入府，不过两三年，但床上的呱呱小儿何莫非陛下下一块肉？若使如洪姨太的议论，似于理上说不过去，还请陛下三思！”皇帝尚未曾做得，床头人已争论不休。洪姨视之，乃是十四、十五两姨，十五姨本是洪姨侄女，见第六十回。她竟也来争宠，不禁恼动洪姨，竟呼她小名道：“翠媛，你好休了！你得随侍陛下，还亏我一人作成，今日幸蒙上宠，便想将我抹煞，与我争论起来，就是你的血块儿，哼哼，我也不必明说了。”翠媛此时也变羞成怒，反唇相讥道：“谁不知你是红姨太，不过你侍陛下，我也侍陛下，没有甚么红白的分别。你得封妃，难道我不得封妃吗？并且我的儿子，不是陛下生的，是哪个生的？”前时原是姑侄，此时已是平等，应该大家同封。香姨即十四姨。亦从旁插嘴道：“俗语说得好，有福同享，洪姨也乐得大度，何必损人利己哩。”洪姨闻言，竟将嘴唇皮一抿，向她冷笑道：“你今日尚得在此侍宴，总算是我的大度，否则连宫门外面，也轮你不着站立了。”又是一段隐语。老袁听双方争执，越说越不成话儿，急忙出言拦阻道：“你等休得相争，我自有处置，一经登极，便当正式册封，不致无端分级，你等且放心罢！”大家方才无言，仍旧团坐陪宴。

看官！你道十四、十五两姨，究竟有何秘史，令洪姨作为话柄呢？相传香姨自婢女当选，平日侍奉老袁，曲尽殷勤，但老夫少妇，感及枯扬，总不免惹人议论。香姨又起居未谨，尝与某卫士攀谈，事经洪姨察悉，密禀老袁，老袁疑信参半，托词戒备深宫，飭侍卫夤夜巡查。不到数日，果见某卫士蛰伏宫外，立刻鸣枪，将他击仆，捆绑起来，一面禀报老袁。老袁说是匪党唆使，即命枪毙，并拟斥逐香姨，洪姨又代她缓颊，阿香才得保全，未几即生一子，得宠如故。至若翠媛入侍，也由洪姨介绍，洪姨本欲增一心腹，厚己势力，不防翠媛暗怀妒意，竟与乃姑夺宠，那洪姨懊恨不及，竟想得一策，嘱使婢仆捏造蜚言，只说翠媛诱通皇嗣，将有聚麀的嫌疑。这话传入袁耳，遂诫诸子不许擅入，并且密语翠媛，翠媛自誓无他。后来翠媛生子，状类老袁，老袁才得放心。洪姨媒孽侄女，犹且如此，安知香姨之事，不由洪姨撮弄。然老袁纳妾甚多，恐亦难免作元绪公。这是洪宪宫闱中的轶闻，小子有闻必录，所以叙入略迹，证明洪姨的话柄。究竟是实是虚，小子不敢臆断，且俟他日有暇，往问白头老宫人便了，话体叙烦。

且说忆秦楼周氏，自伤无嗣，始终郁郁不乐。老袁见她玉容惨淡，泪眼模糊，转不禁怜惜起来，撤宴以后，即携住她的玉手，同赴寝室。袁氏平日，向有几口烟癖。每吃烟时，必至洪、周两姨房中，领略那福寿膏滋味。周姨既随老袁入房，当然取出烟具，给他过瘾，老袁一面吃烟，一面向周姨道：“你也太多心了，我未曾正式册封，不过预先拟议，姑作此论，他日实行，自当妥行定夺，断不使你受屈的。”周姨凄然道：“妾已想定主意，情愿膝妾终身，无论什么妃嫔，什么贵人，妾一概不敢领赐了。”妒意如绘。说着时，眼波儿又红了一圈。老袁忙劝慰道：“你的福命很好，忆自我得你后不久即出山任事，被选总统，可见你命实旺夫，安知日后不生贵子？常言道：‘后来居上’，似你的福命，恐不止一妃嫔呢。”向爱妾拍马，总算善处宫闱。周姨瞅了老袁一眼。佯作笑容道：“这是妾平日梦中，也未敢妄想哩。今日陛下登基，乞封为妃，尚不可得，他日上有皇后，下有储君，恐不免去作人彘，还有甚么侥幸？”说到此句，喉中又哽噎起来，几乎说不成词。老袁道：“你休担忧，我总不许人欺你，就是我册封诸姨，也不使你居人下；想你到此间，执掌内部书札，勤劳得很，即就此劳绩论来，也理应晋封，倘得天赐麟儿，那更是可庆可贺了。”周姨闻此，仍默不一言。老袁已吸毕福寿膏，自觉精神骤增，脑力充足，拈着须想了一会，便语周姨道：“你且去磨墨展毫，待我手定几条内规，传与后人，你等便好安心了。”周姨奉命照行，当请老袁入座，递过纸笔。老袁即信手疾书，但见上面写着，“内训大纲”四大字，继即另行分条，逐项写下云：

第一条 母后不得佐治嗣帝，垂帘听政。

第二条 生前严禁册立储贰，且废除立嫡立长成例，但择诸皇子中有才德者，使承大统。如欲传某子，先书某名，藏诸金匱石室中，封固严密，俟其升遐后，由顾命大臣于太庙中，当众启视。

第三条 诸皇子不得封王，更不许参预政治，第厚给财货，俾享毕生安闲之福。

第四条 椒房之亲，不得位列要津。

老袁写罢，便掷笔向周姨道：“你瞧！有这规条，皇后皇太子，都无从欺负你们，你能产下麟儿，果使福慧双全，那时凭我手中，写就名字，岂不是就好传位，你不是好做皇太后么？”你既痴心，还要代周姨妄想，真是一片邯郸梦境。周姨才转悲为喜，吐出娇媚的声音道：“这还须效华封三祝，颂祷陛下，多福多寿多男子，贱妾方得叨恩哩。”不脱经史。老袁听了，也不觉兴会神来，随即拥着一枝解语花，同入罗帏，演一套龙凤呈祥的好戏；等到兴阑意倦，俱栩栩入睡乡中，去做皇帝梦皇后梦去了。翌日，老袁起床，取了手订的内训大纲，出示大公子克定。克定看到第二条，大为拂意，即欲出言反对。老袁先已窥着，便嘱道：“这种条规，为后世子孙计，并非专指汝等言，我胸中自有成竹，你不必多疑。”对妾对子，总不脱一欺字。克定方才无语，怏怏自去。老袁也往政事堂，与国务卿等商议朝事，且不必说。

惟周姨暗地心欢，满望登极届期，皇妃的位置，总是拿稳，且享了几年快乐，再图后福。好容易盼到阴历过年，仍未得登极消息，越宿为阴历元旦，不过照例筵宴，又到了初四日，依旧寂静过去，她又禁不住烦恼起来。黄昏岑寂，坐对孤灯，正在百感交乘的时候，忽有一人牵动珠帷，翩然直入，仔细一瞧，乃是女官长安静生，当下欠身邀坐，安恭谨从命，两下里谈述琐事，甚觉投机。彼此胸中，俱含有几个文字，自然格外投契。继且各叙近怀，周姨未免叹息。安女士忽问道：“妃子爱观新剧否？”周姨道：“这是我生平第一嗜好，从前看过谭鑫培、梅兰芳等戏剧，犹觉印入脑中，至今未忘，端的是好戏哩。”安女士道：“明日前门外同乐园中，敦请梅兰芳登台，演《黛玉葬花》新剧，妃子何不往观，借遣愁闷？”周姨摇首道：“恐怕不便。”安女士道：“妃子深居简出，外人本来罕见，若改装往观，谁识芳颜？宫内也无人敢说。明日下午，臣妾愿随妃子一行，可好么？”未免逢迎。周姨笑道：“这也是暗渡陈仓的好计，我就与你同去。”安女士随即告别。

次日午餐毕，安女士即入会周姨，替她改装，扮做女官模样，潜导出宫。侍卫等见是女官，也不去查问，由她自去。两人乘舆偕行，转瞬间即至同乐园，园中已经开演，看客甚众，几乎无处容足，安女士入与园主商量，赁一包厢，园主与安女士，本有一点认识，且知她为女官长，不得不殷勤款待，遂与他客熟商，并让一特别包厢，导引入内，才有坐地。看了好几出，方见梅伶登场，一种神采，射将过来，几与忆秦楼斗艳。既而曼声度曲，袅袅动人，没一句不中调，没一字不合拍，惹得周姨目注神驰，低声喝彩。一时上下座客，也连声叫好，哄动全园。周姨密语安女士道：“梅伶色艺，与年俱增，较前日又有进步，我当出资重赏。”安女士不便旁阻，只好赞成，遂替周姨召过按目，由周姨取出纸币，约有数百元，慨然给付，令赏梅伶。老袁筹款维艰，反令爱妾好行其德，真是百姓晦气，梅伶交运。梅伶演戏既毕，亟趋前叩谢，座客皆为瞩目，互相私议道：“偌大女官，能有这般阔绰？莫非新华宫中，纯是金银么？”忽有一人遥视良久，才掉头语座客道：

“这是袁皇帝的宠妃，怪不得有此挥霍。”座客听到此语，益觉惊异，并问他如何相识？那人便道：“我曾于万牲园中，一睹芳姿，友人告我是袁氏宠姬，所以认识。此次改装女官，想是掩人耳目呢。”座客再问那人姓名？那人不肯吐实，只说是在部中当差。也恐多言贾祸。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就是园主与各伶人，也都闻知，共至周姨前长跪叩安。周姨知瞧破行踪，忙即摇手麾去，一面挈安女士衣袖，抢步出园，仍坐原舆回宫。耗去了数百元，还要累得惊慌，真是何苦？为此一事，都下传作新闻，各报章相率登载，连御用报亦采入新闻栏。老袁瞧着报语，大致说是新华宫宠妃，与女官长偕行观剧，竟不由的动起愤来，立召安女士入问。正是：

博得皇妃偿意愿，哪堪天子动猜疑。

未知安女士如何答复，下回再行说明。

当滇、黔起义以后，四川护军使刘存厚，亦起而响应，正战鼓鞞鞞之时，忽插入宫中数段轶闻，欲急反缓，好似锣鼓声中，接入金樽檀板，令人不可捉摸，此为用笔变换处，亦为叙事拗折处。若以实事论，则全回以洪、周二姨为主，而注重者尤为周姨，洪最狡黠，而周姨又济之以才，几玩老袁于股掌之上。老袁亦幸而不得为帝耳，若使为帝，宫闱中不知惹出若干衅隙，袁氏且覆宗矣。先圣谓女子小人为难养，诚哉是言！

第六十三回

洪宠妃卖情庇女党 陆将军托病见亲翁

却说安静生奉召入觐，偷眼一瞧，见袁皇帝面带怒容，慌忙屈着双膝，俯伏座前。老袁掷下御用报，叫她自阅，安女士已瞧过新闻栏，心下早经明白，不待再阅报章，便磕头道：“臣妾正来请罪，日前周妃欲观新剧，由臣妾随着同去，未曾奏闻圣上，还乞恩恕！”老袁叱道：“你为何这般荒唐？须知宫府内外，防范宜严，我任你为女官长，正因为你年龄较长，见识较多，不致甚么轻率，就使周姨等要你同去，你也应代为谏阻，谏阻不从，可来告我，为什么不顾名誉，竟尔妄行？你想是该不该呢？”周姨要去看戏，恐你也阻她不住。安静生被他一诘，无可答辩，只好靠着地毯，碰头不已。老袁又道：“看你也不配做女官长，你与我滚出去罢！”安静生不敢多嘴，只称谢恩，慢慢地立将起来，转身自去。侍卫等暗矚花容，已是青一阵，白一阵，不胜变态了。如见其人。

早有人通报周姨。周姨已料定老袁，要来诘责，忙去邀了洪姨，在房待着。果然老袁发放了安静生，即刻走至周姨卧室中来。周姨起身迎接，洪姨亦起随后面，待老袁坐定，两人左右侍立，但见老袁目视周姨道：“你好你好！”周姨佯作不解，垂首无言。老袁又哼着道：“梅兰芳的戏剧，究竟如何？想你眼帘中还留着哩。”洪姨即在旁接入道：“她正为了此事，与妾商量，恐惹动主上怒意，要来请罪。妾以为陛下近日，政躬多事，区区失检，亦未必遂触天威。”说至“威”字，已闻老袁接口道：“你看得这般轻易，须知宫眷轻出，易失名誉，各报中已传作笑柄了。还说是区区失检么？”洪姨道：“今日失检，尚属不妨。”老袁问是何因？洪姨道：“陛下若已登极，妾等俱沐封为妃，那时宫禁森严，原不能自由出入呢。”还是她的理长。老袁道：“你又来强辩了。我想这事起因，总是由安静生巴结讨好，我且先把她撵出，省得你们被哄，有玷闺箴。”不能制服姬妾，却把别人出气。说至此，周姨已扑的跪下，抽着珠喉道：“妾情愿受罪，若说由安静生怂恿，未免冤枉了她。”竭力为安女士庇护，何其多情？洪姨亦随即跪下道：“妾愿为周妹乞恩，并愿为安女士乞恩，此次恕她初犯，下次若再轻出，妾亦连坐受罚。”老袁见她两人哀吁，心儿也就软了，便转嘱周姨道：“以后休要如此！我今日看洪姨面上，饶了你罢。”周姨复吁请道：“妾蒙陛下赦罪，感激万分，只安女士已撵去否？”说着，将头枕在老袁膝上，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好一个娇儿模样。老袁俯首一瞧，见她乌云般的灵蛇髻，光滑得很，一阵阵油香扑鼻，把胸中留着的余怒，都薰得不知去向；当下伸开两手，把两姨扶起，口中连声说着道：“算了，算了。”洪姨又道：“现在女学尚未发达，所有当选的女官，统不过粗识之无，毫无学问，自奉陛下命令，在宫中开设女校，由安女士为校长，指导有方，各女官才稍有进步，今日若把她撵出，不惟各女官没人督率，且亦没人教导，为此种种障碍，所以求陛下格外优容，惟须下一禁令，此后自女官长以下，不准私出，有犯必惩，那便足惩前毖后了。”面面圆到，善于饰辞。老袁点首，随即踱出房外，自行申禁去了。

周姨致谢洪姨，正在彼此谦逊，那安女士已跑了进来，泥首称谢。两姨将她扶住，方才起身，复谈了半小时，安始告退。是日即接奉禁令，略言：“宫中执役女官，无故不准自由外出，犯者严惩不贷，女官长一同坐罪”云云。各女官出入不便，未免怨恨安女士，但因安女士得有内援，势力雄厚，大家无法可施，也只得暗地讪谤罢了。安女士经此小挫，格外勤谨，每日传集女官，挨次分派，使有专责，夜间十二时后，必亲率各女官归寝，寝室系蟹形式筑就，东西对峙，门户相望，外面护着铁栅栏，由安女士手编号次，不得乱居。至逼近铁栅的居室，安自住着，亲司管钥，众入即锁，众出乃启，真是严肃得很。老袁偶往巡察，见她布置周密，井井有条，颇喜她因过知奋，温语嘉奖，从此安女士的权力，比从前更加巩固了。也好算只功狗。

惟安女士本有良人，曾住居前门外东茶食胡同薛家湾，姓张名景福，夫妻感情颇深，从前禁令未下，不妨自由进出，每当暇时，免不得回去敦伦，此次申严宫禁，只好长住宫中。徐娘半老，未免有情，她竟想出一策，密请洪妃，为乃夫谋一宫中庶务司核帐员一

席。洪妃替她说项，竟如所请。这叫作妻荣夫贵。嗣是夫妻聚首，日夕相见，夜阑人静好合鸳俦，真个是怨女旷夫，各得其所了。未始非老袁仁政，但可惜只及安女士，未能普遍鸿恩。

一夕，安女士亲自夜巡，遥见有一男一女，喁喁私语；正要出言呵责，那男子已飞奔而去，只剩女子一人，急切无从奔避，站立一旁。安女士走近逼视，乃是女官中的金翠鸿，当下便唤她入室，私自讯问。翠鸿不能尽讳，只说是与侍从武官，向订姻好，现为宫中同事，所以相见谈心，愚女官长格外垂怜，幸勿举发等语。安女士佯作嗔怒道：“这却不便，明日请你出宫。”翠鸿跪下哀求，愿罚三月俸金。安女士沉吟半晌，方道：“我也不为已甚，但你须谨慎小心，一露破绽，连我俱要坐罪了。”投鼠本须忌器，况又有三月俸金，可入私囊，乐得秘密了事。翠鸿拜谢去讫。隔了月余，翠鸿忽抱病在床，委顿不起，安女士已瞧破机关，也不去问明底细，便令她请假养病，移居别室调治，经旬乃瘳。看官！你道她是什么病症呢？原来翠鸿是妓女出身，运动得选，充入女官，入值以后，巧遇侍从某官，与有旧好，遂不免偷寒送暖，倚翠偎红，安女士得贿卖放，两人仍私续旧欢，未几有娠，设法堕胎，遂至成病。病愈后，益感激安女士，格外报效，事极秘密，无人知觉。安女士也暗自欣幸。银钱到手，安得不喜？

既而宫中又出一奇闻，女官沈晚兰，竟自缢身亡，安女士闻着，慌忙奏闻，有旨令她督殓，异葬郊外。各女官半多惊哗，连安女士也为叹息。看官听着！沈晚兰系天津女师范学校毕业生，年甫及笄，貌既出群，才亦迈众，为人又极和蔼，自应征女官时，得居首选，入宫承值，上下翕然。老袁亦爱她秀慧，特别宠遇，不到一月，即将自己的出纳账目，令她管核。为这一着，遂令绝世芳姝，送入枉死城中，做了冤鬼。先是老袁出纳，由洪姨掌管，每月用途极繁，多至数十万金。洪姨从中侵蚀，约可得百分的二三，无端被沈夺去，心殊不甘，但未便显然反对，只好设计中伤。常言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沈女官执掌的铁匣，骤失去钞票二百余圆，那时捕风捉影，无从觅获，洪姨诬她监守自盗，竟嗾袁密伤心腹，搜检沈篋，果然原封不动，几如原额。沈女官无从辩冤，没奈何悬梁毕命。老袁只疑她畏法自尽，哪知种种陷害，统是洪姨一人所为。洪姨复得任原差，可怜那沈女官无故遭冤，死得不明不白，徒落得埋骨荒邱，衔恨地下罢了。塞翁得马，安知非祸，沈女官亦如是尔。小子未曾入新华宫，偏述及各种秘闻，看官或疑我杜撰，其实小子统有依据，试看近人所编《新华春梦记》，及《洪宪宫闱秘史》，统已详列无遗，就是新华宫中的故役，自袁氏死后，统已出宫，讲将起来，多说是有些确凿，看官也不必疑猜呢。话分两头。

且说袁皇帝日思登极，择定阴历元旦，或正月初四日，举行大典，偏值西南警报，络绎到京，不得已顺延过去。嗣闻湖南西境，如晃州、沅州一带，统被黔军攻入，着着进行，不禁惊愕道：“刘显世是真反了。”你道他是假反？遂令第八师长李长泰，抽调劲旅，自津门南下，一面令湖南将军汤芑铭，立派军队，协同马继增一军，相机痛剿。又命唐尔锷督理贵州军务，褫去刘显世官职，听候查办。嗣复特任龙觐光为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速由粤西入滇，除带领所部外，即在南宁招兵十营，借扩军额，并饬广西将军陆荣廷，赶紧募兵二十营，助龙攻滇，饷械均由中央接济。小子叙到此处，又要把袁氏心理，推测一番。滇、桂本属毗连，就是滇省护国第二军，亦指定从桂进发，袁皇帝欲分道攻滇，应该将桂边一路，责成陆荣廷，如龙觐光等，只好备作后援，何故前后倒置，舍近求远呢？原来陆荣廷初入戎行，不过一寻常弁目，自经岑春煊督粤，方将他拔擢起来。民国肇造，陆任都督，粤西偏安。至癸丑一役，岑春煊曾为大元帅，与袁反抗，赣、宁失败，岑亦他避。老袁与岑有隙，遂忌及荣廷，只因桂省僻处西南，关系尚小，所以仍命镇边，未曾调动，不意滇事发生，川、湘、贵三路，变作要塞，倘或陆荣廷与滇通谋，岂非又增一敌？为此特任龙觐光攻滇，但命陆募兵协助。揭出老袁意思，标识特详。还有一着布置，龙子运乾，系陆荣廷女婿，彼此是儿女亲家，当然不致齟齬，既可借龙制陆，复可借龙劝陆，实是当日无上的妙计。计策固好，谁知偏不如所料。

龙觐光拟全拨粤军，奋力攻滇，可奈民党中人，都因滇、黔起义，相率遥应。前粤督陈炯明，邀同柏文蔚、林虎、钮永建、熊克武、龚振鹏、谭人凤、李根源、冷遯、耿毅等，癸丑之变，多已见过。在南洋新嘉坡，设一总机关部，派军入粤，进攻惠州。粤军自顾不遑，哪里还好调拨？不过广东将军龙济光，是龙觐光弟兄，骨肉至亲，不得不极力腾挪，当派陆军第二旅第三团长李文富为先锋，虎门要塞司令黄恩锡为前敌司令，率军四千

人，陆续出发。龙觐光自带卫队数十名，潜乘广利兵轮，至北海登岸，经过廉州，直抵南宁。南宁即粤西省会，将军陆荣廷，就此驻扎。前清以桂林为省会，民国始移至南宁。龙觐光已入省城，并未见荣廷出迎，至投刺入见，尚在客厅中坐候多时，好容易盼到主人，还是缓步进来，差不多有重病模样。当下行过常礼，略叙寒暄，但闻荣廷低声道：“兄弟近日，适患心疾，昼不得安，夜不得眠，害得精神困惫，几难支持，亲翁此来，有失远迎，幸勿见罪！”龙觐光道：“曾否延名医诊治？”荣廷道：“医生亦诊过数次，可奈服药少效。”心病还须心药医，岂寻常医生可以疗治？龙觐光道：“目下滇、黔谋变，粤西正当要冲，兄弟奉命西行，全仗亲翁协助，偏偏尊体违和，如何是好？”他正为你生病。荣廷答道：“弟正为此事烦躁，益觉寝馈不安，添了好几分贱恙，医生说须静心调养，方可渐痊。亲翁来得正好，一切军事，好凭大才调度，弟可向中央请假数旬。”觐光道：“粤东亦有乱事，军队只堪自顾，兄弟带来的兵士，不过三四千名，奉中央命令，饬在此处招添十营，且闻亲翁处亦令招募，想亲翁总也接洽呢。”荣廷半晌才答道：“命令是已经接到了，只因有病在身，不能亲募，现已托王巡按使代理，亲翁若有教言，请直接与他面谈罢。”说着，用手扪心，并皱着两眉，似有无限的痛苦。那时觐光不便多谈，只好起座告别道：“亲翁且自休养，弟且到王巡按处，商议军情便了。”急惊风碰着慢医生，真也没法。荣廷也不挽留，随送出厅。觐光用手相拦，请他不必远送，荣廷也即止步，只道了“简慢”两字。待觐光出门，即展颜入内，自不消说。

觐光转至巡按使署，巡按使王祖同，忙即迎入，两下晤谈，述及募兵办法。王祖同道：“粤西饶瘠，公所深知，欲要募兵，先需军费。前日陆将军召弟商议，委弟筹款垫发，且令弟代行招募，弟正为此事踌躇呢。”又是一个为难。觐光见他支吾情状，不由的躁急道：“救兵如救火，不容迟缓，况政府已有明令，饷械由中央接济，尊处能筹款垫付，不消几日，便可由中央汇到，一律给还了。”王祖同道：“兄弟也这般想，但急切提不出这种现款，也是没法，昨日驰电达京，催解汇款去了。”觐光道：“募兵已有地点么？”祖同道：“已借军械局开办。”觐光道：“我且去一观，何如？”祖同说了“奉陪”二字，便与觐光一同出署，至局所中巡视一周。但见临武将军行辕，已经设着，觐光便就此寄居，祖同自行返署。

看官道这陆、王二人，究竟是甚么意见呢？原来陆氏宗旨，是完全的保障共和，反对帝制，且已接着岑春煊及梁启超等密函，劝他联络滇、黔，勉图独立，他已怦怦欲动，只因饷械未足，不便冒昧举事，并且长子裕勋，在京为官，一或发难，未免投鼠忌器，所以托词心疾，请假养病；独王祖同是骑墙人物，袁氏曾命他会办军务，监察老陆，他持着中立态度，两面敷衍，此次对付觐光，也是这番手段。最好是这种手段。觐光在局募兵，起初是京款未到，只好静坐以待，及款已汇至，赶紧招募，偏桂人不甚踊跃，每日来局报名，多不过百人，少仅数十人，任你龙将军如何劝导，也一时不能成军。忽一日，由贵来电，龙济光已击退乱党，解惠州围，中央加封济光为郡王。插入粤事，较省笔墨。觐光也为心喜，当即发电道贺，并商令酌拨粤军，由海道来南宁，以便即日赴滇等语。嗣得复电，略言：“惠州虽然得捷，乱党仍然蔓延，随在需防，无兵可拨，赴滇军请自行募足”云云。于是觐光无援可恃，且又不便久留，只好把新募各兵，检点起来，约得四千名，加入前时带去的粤军，共计得八千人，新旧合组，得二十营，号称一万二千，分作五路，令李文富为前锋，率兵千五百名，由百色进发。黄恩锡率兵千五百名，间道出广南，会合李军，进攻剥隘，再令粤西军官张耀山、吕春馆，各率兵两千，作为前后两路的援应，并令侄儿体乾，统领两军，称为第三第四队；又另遣朱桂英率兵千人；入窥黔边，牵制黔军援滇。觐光仍驻节南宁，满望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小子有诗叹道：

士甘焚死不封侯，气节销磨一代羞。

争说两龙跨粤海，为何甘作顺风牛？

觐光既遣发各军，当然奏报中央，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上半回是叙述内情，缴足上回文字，下半回是叙述外事，暗启下回文字。观内情之蒙蔽，已知袁氏之难乎为帝，观外事之溃散，尤知袁氏之不能为帝。洪姨爱姬也，而欺之，陆荣廷，良将也，而亦欺之，余如安女士之朋比为奸，王巡按之模棱两可，更不必问。内外交构，何事可成？故本回虽显分两撮，而暗中却自有相对外，是在阅者之静心体察可耳。

第六十四回

暗刺明讥冯张解体 邀功争宠川蜀麇兵

却说袁皇帝接到龙觐光奏章，披阅以后，深喜他实心效忠，不负委任，桂边一路，似可无忧，川、湘一带，已是大兵迭发，当亦不致有意外情事；惟江宁将军冯国璋，前曾调他来京，任为参谋总长，偏他请假养病，相隔数月，尚未到任，老袁愈觉生疑，特派遣蒋雁行，南赴江宁，调查防务，临行时且有密言相嘱。蒋衔命南下，与冯相见，谈了许久，冯只管无情无绪，淡淡的答了数声，有几语简直不答。雁行因奉着主命，未便敷衍过去，便进言道：“极峰意见，要上将出任行军总司令，因未得尊意赞成，所以嘱弟转达。”无非要老冯离任。国璋哑然失笑道：“我去岁入京觐见，谈及帝制问题，总统誓不承认；且言国人相逼，当挂冠航海，往游伦敦，目下欧战虽剧，伦敦尚是无恙，总统何不前往，还要兴什么大军？授什么总司令呢？”国璋入觐，借他口中补叙，并补述袁氏前言，以证其欺。雁行道：“往事也不必重提了。但上将与总统相知有年，也应助他一臂，借尽友谊。”国璋道：“我正为友谊相关，始终不敢背弃，无如抱病未痊，力不从心，还请代达总统，求他原谅！”陆既称病，冯亦如是，真是一个病夫国。雁行又道：“总统亦系念贵体，特遣兄弟前来探望，并嘱令代阅防务，俾上将安心休养，早日告痊，得以销假视事。”国璋笑答道：“多谢总统盛意，近日一切政务，也多委王镇守使代理，今又得足下代劳，兄弟不胜感激哩。”说罢，即呵欠了好几声。雁行料不便多言，遂即退出，向镇守使王廷桢处，会叙多时，至回寓后，即将冯国璋言动情形，叙入电稿，寄达中央。隔了一天，即由政事堂传出申令，因冯国璋尚在假中，着王廷桢暂行代理。是电一传，与冯交好的疆吏，多疑老袁将免冯职，致起违言。即后文所谓河间系。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电袁留冯，略谓：“冯保障东南，关系大局，不应无故调动”等情，于是老袁改了初念，另派佐命功臣阮忠枢，至徐州来说张勋。张勋自任长江巡阅使后，以徐州为盘踞地，逍遥河上，花酒耽情，除宠妾小毛子外，复纳一个女优王克琴，端的是风流大帅，洪福齐天；惟他有一种特别的性格，终身不忘故主宣统帝，东海等人应输他一筹。所以袁氏要想登极，他虽阳示赞同，暗地里实是反对。滇、黔发难，竟上书直谏老袁，内有大不忍四则，能言人所未言，小子因牒述如下：

(甲) 纵容长子，谋复帝制，密电岂能戡乱？国本因而动摇，不忍一。

(乙) 贻、宁乱后，元气亏损，无开诚公布之治，辟奸佞尝试之门，贪图尊荣，孤注国家，不忍二。

(丙) 云南不靖，兄弟阅墙，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生灵堕于涂炭，地方夷为灰烬，国家养兵，反而自祸，不忍三。

(丁) 宣统名号，依然存在，妄自称尊，惭负隆裕，生不齿于世人，歿受诛于《春秋》，不忍四。

这四大不忍等语，呈将上去，袁皇帝却容受得住，并不加责。亏他耐得住。他知张大帅的性质，并非袒护滇、黔，不过系念故主，聊发牢骚，但教好言抚慰，虚名笼络，仍可受我约束，不致生变，因此派遣阮忠枢，来与张大帅商叙军情。张勋接入，便开口道：

“老斗，你来做甚么？”阮字斗瞻，张大帅一经开口，便肖性情。忠枢道：“闻大帅新纳名姝，特来贺喜。”张勋道：“你怎么知道？”忠枢笑道：“上海滩上第一个名伶，被你选取了来，已收尽江南春色，全国统已知晓，小弟也有耳目，难道不闻不知么？”张勋道：“照你说来，你简直到此，来敲我几台喜席。我这里有酒有肉，任你吃，任你喝，可好么？”豪爽得很。忠枢道：“这是蒙大帅的赏赐，还有何说？但小弟还有特别要求，未知大帅肯赏光么？”张勋道：“你且说来！”忠枢笑道：“要请贵姨太太出见，赏光一套西皮调，给我恭听，那是格外承情了。”张勋笑道：“老斗，你又来胡闹了。闲话少说，我吩咐厨役，备些可口的菜蔬，与你畅饮，你若有暇，请在此多逛几天，多年老友，难得常聚哩。”忠枢说声叨扰。张勋便嘱咐左右，传语厨子去讫。两人又闲谈了一时，外面已搬进酒肴，由张勋邀客入座，豪饮起来。酒至半酣，忠枢用言挑着道：“长江一带，幸亏

大帅坐镇雍容，才保无事。”张勋不待说毕，便接入道：“百姓并不要造反，只外面的革命党，里面的袁项城，统是无风生浪，瞎闹一场，所以国家不能太平。”忠枢道：“项城也只望太平哩。”张勋哈哈大笑道：“你是十三太保中的领袖，怪不得有这般说。项城世受清恩，前时投入革党，赞成共和，硬逼故帝退位，已是铸成大错，此次要重行帝制，谅亦有些悔意了。但现成的宣统皇帝，尚在宫中，何不请他出来，再坐龙庭？他今朝要自做皇帝，哼哼，恐怕有些为难呢！”快人快语，如闻其声。忠枢闻言，不觉面上一红，勉强答应道：“这也是出自民意，项城不能强辞，就是大帅前日，也曾推举项城，难道是贵人善忘吗？”以矛攻盾，却也能言。张勋顿时变色道：“他屡次给我密函，要我向他劝进，我的秘书，也向我说着，不如顾全旧谊，休与反对，我才叫他写了几句，电复了事，横直将来人多意多，总有几个硬头子，出来反抗，我老张也不是真呆，何苦与他结怨。现在云南、贵州，已创起什么护国军，竟不出我所料，项城想我出去打仗，我为了项城的事情，惹人怨骂，还要我兜掉面子，向外国人赔礼，我已吃尽苦楚，此番不来上他的当了。”尽情出之，好似并剪哀梨。忠枢听说，尚未回答，张勋又道：“我所以说了四大不忍，呈将进去，叫项城自去反省。”忠枢趁势探着道：“云南、贵州的变事，大帅还是反对，还是赞成哩？”张勋道：“我去赞成他做甚么？我只晓得整顿军备，保卫地方罢了。”这两语亦太自夸。忠枢又进一步道：“大帅高见，很足钦佩，但云、贵既已倡乱，应该如何对付，方得平和？”张勋沈着脸道：“他闹他的云、贵，我守我的徐州，干我甚事？”又是快语，忠枢知不可喻，不得已据实相告道：“项城本意，也不要调动大帅，不过想抽调军队，并添设长江上游巡阅使，敢问大帅意下如何？”张勋佯笑道：“我料你是贵忙得很，断不至无因至此。你去回报项城，长江上游巡阅使，他欲要设，尽管去设，我老张不来多嘴，但恐增设一人，也是无益，若要抽调军队，我的兵士，素不服他人节制，调往他处，非但无益，反恐有损呢。”忠枢至此，已晓得张勋用意，不必再与多谈，便又借贺喜为名，敬了张勋数杯。张勋亦回敬数杯，随即吃过了饭，撤席散坐。是夕，复呼泉喝卢，极尽豪兴，最后仍央请张大帅，唤出新姬，果然是绝世尤物，倾国倾城，惹得这位阮钦使，也不禁目眩神迷，魂飞色舞。待王姨太太道了万福，转身进去，那时才对着张大帅道：“大帅真好艳福，小弟一无所赠，未免惶愧得很。”说至此，即从怀中取出钞币十张，约得百圆，双手奉上道：“这便代作礼物罢。区区不腆，幸转送香闺，祈请赏收！”张勋道：“又要老友破钞，谨代小妾道谢。”于是分手归寝；翌日起床，阮忠枢即拟辞别张勋，吃过早点，眼巴巴望着张勋出来，偏是望眼将穿，杳无消息，待至午餐，方见张大帅登堂陪客，忠枢有事在心，也不多饮，便于席间辞行，草草毕席，即告别出署，回京复命去了。也是一番空跑，犹幸得见艳姬，还算有些眼福。

老袁已遣阮南下，想不至虚此一行，便在统率办事处内，添设临时军务处，遥领军政，实行指挥。当拟组织征滇第二军，令张勋、倪嗣冲各出十营；驻鲁第五师，出步兵一团，防兵一营；驻陕军出一混成旅；驻奉第二十及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师，各出一混成旅；余由他省选调骑兵数营，合成一师，限月终拔往战地。正在筹画的时候，那阮忠枢已回来了，当下听他禀报，已知张勋不肯从命，很是懊恼。再电致奉天、山东各省，陆续接复，多半是：“防务吃紧，兵不敷用，职守所在，碍难遵命，否则本省有变，不负责任”云云。老袁急得没法，乃将调兵的政策，变为募兵，调兵已非善策，募兵更属无谓。拟由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募兵二万，听候调遣，一面电催赴敌各军，速行进击，并调四川、两湖军队，协同接济。统计自正月中旬，至三月上浣，袁军运到川、湘，差不多有十万人。看官欲晓明大略，且由小子一一叙来：

在川各军。

(一)曹锟军，即第三师，约八千五百人。(二)张敬尧军，即第七师，约六千人。(三)李长泰军，即第八师，约七千八百人。(四)周骏军，即四川第一师时，嗣改编为第十五师，约六千人。(五)伍祥桢军，即第四混成旅，约四千人。(六)冯玉祥军，即第十六混成旅，约四千人。

在湘各军。

(一)曹锟军，即第三师之一部，约二千人。(二)马继增军，即第六师，约万人。(三)唐天喜军，即第七混成旅，约四千人。(四)李长泰军，即第八师之一部，约三千人。(五)范国璋军，即第二十师，约四千人。(六)张作霖军，即第二十七师，约三四

千人。（七）倪毓棻军，即安武军十五营，约三四千人。（八）王金镜军，即第二师，约四千人。（九）胡叔麒军，即湖南混成旅，约四千人。

（十）卢金山军。系湖北独立旅，约四千人。

这十万大军，云集川、湘，总有几个效忠袁氏的将吏，拚着了命，与护国军争个胜负，好博得几个勋章，几等勋位。只是滇、黔军乘着锐气，杀入川、湘，或合攻，或分攻。川路自叙州起，经泸州、重庆、万县、夔州，直达湖北的宜昌。湘路自沅州起，经麻阳、芷江等县，直趋宝庆、常德，战线延长，约有二千多里。总司令曹锟，先行筹防，分檄各路兵将，择要驻守，十万军中，已去了五成。尚有五万名作为战兵，大约自川中进攻，计二万人，自湘中进攻，计三万人。五万袁军压川、湘，当时已传遍天下，气焰亦可谓不弱。滇、黔两军，统共不过三万名，与袁氏战兵相比，尚不及半数。曹锟因老袁催逼，乃简率精锐，会合冯玉祥、张敬尧各军，兼程前进，直指叙、泸，另檄第六师长马继增，驻扎湘西，抵御黔军。

此时云南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早已由黔入川，闻曹锟等尽锐前来，急令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等，分头拦截，那知来兵很是凶勇，凭你如何截击，总是抵挡不住；并且顾左失右，得此失彼，眼见得主客异形，众寡不敌，一阵阵的向后退去。刘、赵、顾三人，无可如何，只得向总司令处告急。蔡锷闻报，踌躇一番，默想曹、张各军，用着全力，来攻叙、泸，若要与他死战，徒伤士卒，无济于事；且弹药等件，亦只能暂支目前，未能持久，计不如变攻为守，以逸待劳，一面联合粤西，调出李军，并力北向，再决雌雄，也为未晚。此即兵法所谓避实二字。乃即令刘、赵、顾各军，且战且退，自己亦退入永宁，准备固守。

曹锟遂分兵大进，自克綦江，冯玉祥克叙州，张敬尧克泸州，纷纷向中央告捷。四川形势，顿时大变。黔督刘显世，闻滇军撤归，也为一惊，亟檄总司令戴戡，调还一旅，驻守黎平。那时马继增跃跃欲逞，拟乘势攻入黔境，与川军并奏奇功，当下发令进兵，行了半日，因天色已晚，驻营辰州，到了夜半，除巡兵未睡外，余皆安寝。待至天晓，全营统已早餐，秣马厉兵，待令即发，不意这位马师长，竟长眠不起，由阎罗王请去作先锋了。小子有诗咏马继增道：

未曾前敌即身亡，暴毙营中也可伤。

自古人生谁不死，甘心助逆死无光。

毕竟马继增如何致毙，且至下回表明。

冯、张两人，宗旨不同，而其不满袁氏也则一。本回借冯、张之口，讥讽袁氏，足令袁氏，无颜对人，而张大帅粗豪率直，描摹口吻，尤觉逼肖，岂其尚有张桓侯之遗风欤？

《民国演义》中有此人，亦足生色矣。夫以冯、张之为袁氏心腹，犹离心若此，彼川、湘一带之十万师，宁皆能效忠袁氏耶？不过凭一时之勇气，直入叙、泸，转眼间即已告馁，乃知师直为壮，曲为老，一时之强弱成败，固不足以概全体也。

第六十五回

龙觀光孤营受困

陆荣廷正式兴师

却说马继增到了辰州，过了一夕，竟尔长眠不起，由队官等上前相呼，已是魂入冥乡，寂无声响了。大家惊讶不已，细检尸体，但见满身青黑，也不知是什么病症，大约是中毒身亡，一时无从究诘，只好飞电中央，另简主帅。为此一番转折，湘、黔两造，各按兵不动。惟龙觀光所遣各军，攻入滇边，应六三回。前锋李文富，先抵剥隘。剥隘系由桂入滇的要塞，滇兵驻守，只有两连，现时步兵编制法，步兵以十四人为一棚，三棚为一排，三排为一连，四连为一营。闻得敌军骤至，慌忙对仗，一面向总司令处求援。总司令李烈钧方驻扎土富州，距剥隘尚数百里，未免鞭长莫及。李烈钧到了此时，尚未出滇境一步，也不免迟滞。剥隘孤兵，敌不住李文富军，勉强对仗，伤毙军官一人，部众溃散。李文富据剥隘，即向龙觀光处报捷。龙体乾亦潜入滇境，联结土司，围蒙自，占箇旧，也自然飞递捷书。觀光连得捷报，喜欢的了不得，当即连电奏捷。老袁一再嘉奖，又颁给几个勋位勋章，作为赏赐。于是龙觀光以下，无不踊跃，乘势杀入云南，搏个你死我活。觀光也移驻百色，指挥进攻，几乎有灭此朝食的气势。哪知背后的广西省内，已是一声霹雳，响彻西南，险些儿把个龙将军，弄得不能进，不能退，把他龙筋龙脉，要抽将出来。

看官！可记得广西将军陆荣廷么？荣廷因病乞假，并函致长子裕勋，南来侍疾。裕勋得信，当然稟闻老袁，即拟南下。老袁也即照准，且命人伴送途中，慰他寂寞。到了汉口，裕勋竟得着急症，医治不及，霎时身亡，假惺惺的袁皇帝，反连电粤西，极表哀悼。专用此种手段，何其忍心？荣廷明知此事，由老袁预嘱同伴，将子毒死，但已不能重生，只好以假应假，复电称谢；自是决计独立，先向中央要求军饷百万，快枪五千支，自告奋勇，督师征黔。老袁如数发给，且授为贵州宣抚使，令他即日赴黔，相机剿抚，一面飭第一师长陈炳焜，暂代陆职，护理军务。荣廷既接京电，拟召集军事会议，决定行止，可巧来了梁启超，与荣廷晤谈起来，所有讨袁政策，很表同情。梁本受蔡锷密托，特地来见荣廷，做一个说客，应前回联合粤西语。不期荣廷已决心举义，无待多言，那得不喜出望外，当下邀入陈炳焜，与他密商。炳焜豪爽得很，简直是请陆独立，不必迟疑。于是召集全师，公议军事。陆荣廷为主席，把助袁助滇两事，宣告出来，待众解决。炳焜先起座道：“袁氏欺人欺己，得罪全国，已不足责，即为将军代计，今日助袁为逆，对国不忠；公子裕勋，被袁无故毒毙，不思报复，对子不慈；岑云帅岑春煊字云阶。为将军故主，他已屡函劝勉，不闻相从，对主不义，将军今日，如即独立，尚可改过为功，否则军民解体，恐将军也成为民国罪人了。”荣廷恍然道：“陈师长责我甚当，我就指日独立，自改前非，为问众弟兄可赞成否？”说声甫毕，但见大众统已起立，自第二师长谭浩明，及旅长莫荣新、马济以下，没一个不拍掌赞成。荣廷遂向天宣誓道：“皇天后土，鉴临廷等，一德一心，驱逐国贼，保卫民生，如有违异，饮弹而死。”陈炳焜等应声道：“谨如陆将军言。”是谓同德，是谓同心。宣誓已毕，即下动员令，飭马济率游击队六千，星夜前赴百色，托名攻滇，暗断龙军的后路，又亲率十二营，往扎柳州，阳言攻黔，其实欲取道桂林，进逼湖南。

龙觀光尚睡在梦里，檄令李文富等进攻土富州。李烈钧已密接桂军消息，令第一梯团司令官黄开儒，率军前敌，与桂军约就夹攻。又由滇督唐继尧，拨遣第三梯团司令官黄毓成，绕道黔境，由兴义出泗城，潜入西林，攻击龙军右面。三路议定，一齐动手。马济密嘱营长黄自新，先至龙军，佯称助战。龙觀光不知有诈，调赴军前。那时李文富等与黄开儒对垒交锋，两下里排成阵势，你枪我炮，互相冲击，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忽龙军阵内，跃出黄自新一军，倒转枪枝，扑通扑通的几声，将龙军击了数十名。龙军顿时哗噪，自乱队伍，滇军趁势攻入，杀得龙军七零八落。李文富等连忙收兵，且战且退，不意后面喊声大起，炮弹随来。粤西旅长马济，复带了一支生力军，前来攻击。看官！你想此时的李文富、黄恩锡等，还能支持得住么？亏得龙觀光接闻军警，自率亲军援应，总算保全了一半，狼狈回营；当下飞调龙体乾还援。体乾弃了箇旧，急至百色，谁知张耀山、吕春绾

两军，统已心变，不服约束，自率所部回粤西，桂人回桂，理之当然。剩得体乾身旁，只有数十个亲随，入百色营。

此时百色附近，已是密密层层，布满敌兵。营内只有一二千名残卒，眼见得保守不住，龙觐光满面愁容，一筹莫展，既见体乾，竟洒着泪道：“我与你要死在此地了。可恨陆亲家背我，连电求援，并无复信。”你果死了，倒不愧袁氏忠臣。体乾也含着泪道：“何不叫兄弟发一急电，向他丈母哀请？只说我辈死在目前，全仗援救，妇人总有爱惜儿女的心思，若得他转告老陆，我等才得有命哩。”觐光道：“我一时神志慌乱，竟忘怀了。惟运乾不在军中，你赶紧电告运乾，叫他转电陆夫人，设法救我才是。”体乾立即照行，果然驰电到粤，不消两日，已接复电，说是：“陆妻谭氏，已向陆说情，当有好音相报。”觐光稍稍放心，敌兵也不来紧逼。双方停战数日，方来了陆子裕光，传达父命，要龙军缴械投诚，才令滇、桂两军罢战。觐光急得没法，只好应允，但恳留卫队驳壳枪三百支。裕光以未奉父命，不肯勉从。那觐光顾命要紧，没办法下令各军，缴出机关枪四十架，炮十四尊，步枪五十支，现银二十万元，军官遣回原籍，兵丁另行改编，直隶马济部下。于是贪功争宠的临武将军，遂俯首敌前，做了一位降将军了。蛟龙失水遭虾戏。

袁皇帝尚未闻悉，正为了洪姨生日，开筵庆贺。洪姨购得一副绝精巧的麻雀牌，统是羊脂白玉制成，大小厚薄，不差分毫，所刻的花纹字迹，乃是京内著名美术家宋小坡手笔，价值约五千元以上，此日正拟试新，各姬妾席终入局，又万金一底的麻雀。洪姨赌运不佳，只管输去，看看要输至两底，老袁从外趋入，见洪姨所负过巨，便笑语道：“我替你翻它转来。”洪姨乃让袁入座，自立在旁，约莫又了一圈，一副都碰和不成，累得洪姨愈加着急，从旁说道：“我道皇帝的财运，总是好的，谁意反比我不如哩。”老袁闻言，急得面红耳赤，要想做副大牌，反负为赢，偏偏牌风不佳，手气又是甚恶，顿时懊恼异常，口中嘖嘖不已；后来得了一副全万子，将要做成，只少九万一张，凑巧对面竟打了一张九万，他不禁拍手道：“和了和了，这遭好翻本了。”哪知右旁坐着汪姨嘻嘻的笑道：“且慢！我也是和了。”老袁还道她是顽话，至摊牌一瞧，果然是一幅平和，巧巧不先不后，被她拦去，便是帝制不成之兆。顿气得双目突出，胡须倒竖，把手中的牌尽行掷去，几乎击得粉碎。正在拍案狂呼，忽见一女官入奏道：“外边有紧急公文，请万岁爷出阅！”老袁听了，乃起身外出，复至办公室，由秘书长呈上电文，说是广西发来，已经译出，随即瞧着，其文云：

前大总统袁公惠鉴：痛自强行帝制，民怨沸腾，云、贵责言，干戈斯起，兵连祸结，徂冬涉春，国命阽危，未知所届。远推祸本，则由我公数年来，殃民秕政，种怨毒于四民；近促杀机，则由我公数月来，盗国阴谋，貽笑侮于万国。查约法第四十六条，有总统对于国民负责任之规定，失政犯宪，万目具瞻，厉阶之生，责将谁卸？

云、贵既扶义以兴，势无返顾，我公犹执迷不悟，何术自全？荣廷奉职岩疆，保安是亟，启超历游各地，蒿目滋惊。因念辛亥之役，前清以三百年之垂统，犹且不忍于生民涂炭，退为让皇，今我公徒以私天下之故，不惜戕亿万人之生命，以蹙国家于亡，以较胜朝，能无颜汗？

况事终无成，徒见僂笑，名为智者，顾若此乎？荣廷等以数年来共事之情好，不忍我公终以祸国者自祸，谨沥诚奉劝，即日辞职，以谢天下。荣廷等当更任力劝云、贵同日息兵，则公志既可以自白，而国难亦可以立纾矣。事机安危，间不容发，务乞以二十四小时赐复，俾决进止，不胜沈痛待命之至！陆荣廷、梁启超、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马济、王祖同。

老袁览毕，气愤填胸，好似痰迷心窍，半晌说不出话来；到了神志渐清，才旁顾秘书长道：“国务卿等到哪里去了？”秘书长道：“早已归去，现在已过夜半哩。”老袁自阅金表，已一点多钟，乃踱出办公室，仍然入内，见里面也已散局，惟洪姨尚快快的留着，便启口问道：“你在此做甚么？”洪姨道：“妾在此待着陛下，替妾还赌债哩。”老袁道：“输了若干？”洪姨道：“约四五万圆。”老袁道：“四五万圆，值甚么大事？你难道取不出么？”洪姨装娇撒痴，定要老袁代还。老袁道：“算了罢，明日由我账内支付，我现在烦躁得很，你不要再向我絮聒了。”说罢，便挈着洪姨入房就寝，是夕无话。次日至办公室，无非邀了国务卿，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取示电文，会议对付粤西的法儿。有主战的，有主和的，发言盈廷，日中未决。还是老袁主义道：“电文中虽列着王祖同，但我料祖同必不负我，大约是陆荣廷等，背地列入，现且先礼后兵，电致王祖同，叫他劝